

焦氏類林
一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善清言。譬欬閒皆成珠玉。宋臨川王劉義慶輯其雋永者爲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鋒。而操觚者亦掇爲菁藻。信乎其言之有味也已。然以愚管評之。纂言要在垂訓。言不足訓。雖新何關。今劉書則頗有離而去之者。又所載務奇僻。或遠于人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爲據。毋亦溺於所嗜而弗遑深攷與。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尙繁篇籍。顧略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乎。吾友焦弱侯氏具絕世資。於書無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羲軒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稍爲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旣成。題曰類林。示予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博哉美矣。以視劉氏所纂。雖至簡少似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祕玩。然皆參伍有徵。非臆說。非耳標。尤爲可尊可信也。大都劉氏主在輔談。弱侯欲以爲訓。意自各有攸存。是書若行。自可與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居。曰。嗟嗟。夫欲語道之真。則心先罔措。旣難以示人。而人亦未易聽受。若其散見而爲言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飫聞習見。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因而利導之。則終焉所與能幾善乎。蘧伯玉告顏闔之傅衛太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爲嬰兒。吾亦

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吾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吾亦與之爲無崖。惟期達之以入於無疵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順世化俗之心。蓋往往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弱侯爲同好。嘗得其所用心。因復舉之。爲覽者告。俾毋淺之乎。觀此書云。萬歷丁亥中秋。友人姚汝紹書。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軌法後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官。不啻如象緯川嶽。卽窮搜博獵。未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率泯泯無聞。惡用文爲。往臨川王掇拾漢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議。萃爲新語。至今修辭者珍之。然元言雅尙。標羣絕俗。殊往古所未逮。斯亦奇矣。顧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爲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千古。言有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無庸考索。而百氏藝文。可一披閱閒得之。古人嘉處。似無遺矣。夫弱侯賦穎異資。志聖賢學。茲詎侈誇浮而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聞見而師于心。可襲往哲芳規。無徒爲世俗汶汶淄也。藉令聞識閎博。顧挾以自廣。亦淺衷薄劣等耳。彼載籍奚而傳。弱侯奚而錄也。噫。援古而示訓。乃卽恥獨爲君子者。其功偉矣。弱侯真有道之士乎哉。余不佞。踵李士龍之剗削。而益餒之以廣其傳云。時萬歷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謹識。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元提要。動倖古人。每披書當賞會。與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紛紛總總。如禁櫛在廚。碎錦在笥。未有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爲筆乘。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稍稍裒益其閒。成帙時。以余同版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超超元致。吾士林雅尙舊矣。是編搜百代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畧於玼璣。該及品彙。而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知爲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爲神奇。醫王蓄藥。搜勃皆以治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蘊。而託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卽景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祕奧。茲焉答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若含英咀華。博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論筆乘。卽以此知弱侯可也。孟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萬歷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甫識。

焦氏類林目錄 井圖

卷一上

編纂

君臣

父子

卷一下

兄弟

夫婦

師友

卷二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愼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卷三

政事

文學

卷四

幹局

賞譽

品藻

夙惠

警悟

卷五上

豪爽

仕宦

卷五下

棲逸

卷六上

術解

卷六下

容止

詆毀

惑溺

卷七上

象緯

冠服

任達

寵禮

企羨

遊覽

傷逝

書法

巧藝

兵策

簡傲

汰侈

矜率

排調

假譎

紕漏

形勝

節序

宮室

食品

酒茗

器具

卷七下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卷八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顚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時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元。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萬歷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上

編纂

明 建業焦 竑弱侯輯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實述予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尙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畧。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

代無次。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

無一字肆筆。劉昫唐書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若見於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畧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見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旣徧。卽合爲一編。前後凡數十冊。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野乘序

君臣

虞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嶢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淳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賈傳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呂覽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本。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邱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說苑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特嬰而視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有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總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